

餘人

游靜

有一個地方，有一條河，把地分作兩邊，兩個河岸。兩邊傲於自己風景的優美，嘲笑對方的貧瘠，看不見河床底一樣，和不一樣的泥土，看不見河如何連接海，如何與溪流匯聚，如何受其他的河衝擊，動植物在河床的生長與互動。兩邊只看見對岸，都把看不順眼的風土，丟棄、放逐到對岸，埋怨從你們那邊漂過來的，污染了我們。河的邊界在哪？水漲，河邊被吃掉成河床。水退時，兩岸更緊張了。沒了河，何以言。

河在流，風景、水土，生生不息。每一種風景都說，就是你們上一代的水土，窒礙了我們的發展，害慘了我們這邊。某一邊、某一代、某一種，總有錯。你頷首微笑，抽煙拼酒，低頭滑過；你不小心想言說，有人跳出來大叫，還說三道四，叫我們情何以堪。若餘地不留，每一棵樹，都錯。

我常常搞不清楚，聽到的「你們」、「我們」，指的是誰。

認識顧玉玲，源自一本叫《我們》的書。書中，為了維護一些「我們」的「正常」運作、健康孝順、GDP，選擇不把一些人看成「我們」的一部份。這書稍稍地，把我們站著的那方塊移動一下，讓那個框住我們的引號漸漸浮現。我上課常用這本書，希望可以讓學生每次說「我們」、「你們」的時候稍微想一下，究竟自己站著的那塊地，用以維護自己或擊倒對方的那個框，是否真的這樣，理所當然。

眼前這本大書以廖惜的夢境，她與女兒遙遠、芬芳的小日子開頭、打岔，並以廖惜與新媽的閒游作結；這些女性似乎「沒什麼發生」的尋常互動，成為追溯、回顧已逝的丈夫/父親張進善一生的底色，不斷賦予讀書人一步步踩進泥淖的錯愕，卻又容讓從深陷的歷史情景中抽身而出，最後回到已然非關對錯、沒有輸贏的寬厚坦然。讀者首先被設於跟不以故事主線扣連的，與中老年女性靠近的位置，反而與在推動情節發展、從美國空降過來的年輕介入者謝真，形成某種相互拉扯的張力。

但美國作為台灣歷史自我尋根的中介，實是不可或缺。謝真不一定找到他要的，他也不一定留下來，但他的現身作為一種顯影液，正是讓離散的個體得以重聚、埋沒的創傷出土、時間重新接合的關鍵。他的名字「真」，正指向他作為中介的虛，虛心不假。

小說中我最喜歡但可能是不太起眼的段落，是在太平洋戰爭後期，進善自願去日本當少年工建設轟炸機，他經歷的政治感情變化。為了一種超越自身的愛的情操，為了成為比詩人、比台灣次等人更有用、更受尊敬的人，為了搏取日本老師女兒純子激賞的目光，進善為建立亞洲人的亞洲捱凍捱餓，成為偉大的戰爭中的螺絲釘。在這亞洲夢破滅的一刻，要慶祝脫離殖民統治還是哀怨被遺棄？抑贏，抑輸？無論如何，只有恥辱是你的。作為地理科老師，肯定與河床親

近。這感情，這位置，於我來之地，我之為我，何其熟悉。一時一命，懸於一念之間。

如何不受政治正確的立場展演、道德高地爭奪的誘惑所動，學習看見並珍惜，早被歷史與日常碾壓或固化的，柔軟深處，是這二十萬字不斷敲問的。一如不少經歷鉅大歷史創傷，透過書寫以消化並超克的小說家（我在想，嗯，米蘭，昆德拉），顧玉玲迫使平庸的善惡二元對立變得陌生；所謂惡，或善，是否只是彼此的延伸？

歷史除了製造輸贏，更大量產出，連輸贏都沒份的，餘下的人。這些餘人，僅能立足的方寸，就是餘地。

游靜

香港作家，現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。